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44

學苑出版社

姚瑩撰

寸
陰
丛
录

四卷

姚瑩(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为台湾道，与达洪阿设计击退英军。战后以「冒功欺罔」贬官四川。咸丰初复起用，赴广西镇压太平军起义。官终湖南按察使。师事从祖姚鼐，工诗，文章善陈时事利害。鸦片战争失败后，寻求御侮之策，著《康輶纪行》，揭英侵藏野心，欲使朝廷戒备。《东溟文集》、《外集》、《后集》等十数种合为《中复堂全集》，别有《台北道里记》、《前藏三十一城考》、《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地图说》等。

《寸阴丛录》四卷，为其待罪蓬州时所作读书心得。如卷一《方正学先生死事》条，考方孝孺事迹甚详。又《卫青尚主年岁》条，广征博引，认为当在元狩二三年间，时卫青三十四五，解决了《汉书》「卫青初为平阳公主家骑，及后贵，尚主」，恐年不相伦之疑问。卷二《协韵》条，考「协」字即「叶」字，提出叶韵并非吴才老、朱熹之发明，发前人所未发。又《官当图人》条，「官当图人，人不当图官」，此《南史》何尚之语也，批评梁天监中立选簿九品为十八班，贪冒者以财货得进，贫寒者见没矣。评《北史·萧宝寅传》上表，内官外任，考课悬殊，均为的论。又《唐初官俸用民间生息钱》条，指出最终受害者仍为贫人，为政者不可不知也。卷三《进退武成王庙配享诸人》条，记宋太祖进退配享诸将，当时即遭物议。又《后世服制有胜古礼》条，举嫂叔无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昭宪皇太后丧，孝明皇后亲行三年之服为例，驳斥拘泥古礼者。卷四《帝尧薄葬》条，认为「葬者，藏也」，岂复识之，使后世知其处哉！又《大舜短身》条，考《宋书·符瑞志》「舜黑，身長六尺一寸」，与《帝王世纪》不符。又详考「九江」沿革，足资参考。卷四《大戴礼》条，反对以《大戴礼记》胜于小戴，反对厌弃朱熹则尊郑玄的提法，实为乾嘉学者中有识之士。记本朝兵额、漕务、赋税加耗，与宋朝、明朝对比，发人深省。偶有失误如卷一《汉艺文志分列诸家不可晓》条，举《周史》《六弋》，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入儒家，误，《六弋》之「六」字乃「大」字形近而误，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已明辨之矣。卷三《宋仁宗当凶运》条，宣扬封建迷信，歌颂帝王美德，实不可取。

有道光元年(1821)《中复堂全集》本。

此次影印用道光元年《中复堂全集》本。

寸陰叢錄

寸陰叢錄自序

待罪蓬州地僻事簡公餘讀書偶有所得輒筆錄之自念數十年來崎嶇險阻幸得便安之地可以其暇隙從事于此豈必懸車鄉間閒暇徘徊而後云返初服哉生無百歲此地此時不可長得遲暮向學亦誠晚矣且以其愚疏拙狂直數蹈愆尤聖明皆寬恕而優容之一日之息片刻之安無非

天賜也敢不兢兢以進修自勵哉乃抄爲四卷名之曰寸陰叢錄云爾

寸陰叢錄目錄

卷之一

桐城姚瑩展和甫

賈生

方正學先生死事

曾子固

衛青尚主年茂

呂夷簡

歷代開基聖主

三游

王介甫

泰階六符

墨子非命

漢藝文志分別諸家不可曉

太史公中書令

尚書

占時縣令尊貴

古尚書郎尊貴

古人敬慎卜筮

寸陰叢錄

目錄

一

小學

孔子非周公反政

鄭康成以病道卒

蟾精吐苞

第五倫

馬融

反支

楊震鳥異

吉凶禍福本於歷數

許冲上說文事未可信

卷之二

協韻

洛神賦

肅慎氏

三韓

毗塞國王

人變異類

貢禹

張裔

釋迦子

官當圖人

韓昌黎知兵

海公行軍

選人停年格

唐時賦載價值

杜祁公

唐明皇庭試縣令理人策

唐初官俸用民間生息錢

宋廣平不救張燕公

內外官俸祿

蓬州

柳玭戒子弟

九經雕印

地衣

道學之禁

卷之三

天下兵額

捕盜功令

寸陰叢錄

目錄

二

進退武成廟配享諸人

後世服制有勝古禮

巡撫

日歷起居注

天子祭五嶽四瀆

田錫上言時弊

張知白言治化

舉子富貴

清務

為善不可避名

逋臣罕嘉努

宋仁宗當凶運

韓歐二公上疏

賦稅加耗

宋仁宗疑富弼

范希文復古勤學

卷之四

狄青

仁宗戒言官

富鄭公

韓縝

帝堯薄葬

大舜短身

禹貢

編髮

九江

古帝立子不必嫡長

周太史伯

李克

老子

舒六潛巢

孔子弟子

田文

春申君

謂刺

石慶

商時四裔方獻令

張丞相傳

大戴禮

寸陰叢錄

目錄

天道

角端

三

寸陰叢錄卷之一

桐城姚鼐展和甫

賈生

漢書賈誼傳賈生之死年三十三後四年齊文王薨文帝思賈生言分齊為六國盡分悼惠王子六人為王按文帝紀齊分六王在十六年丁丑是時生死已四年蓋死於前十二年也更上溯三十二年當生於高帝六年庚子文帝初立因吳公薦徵賈生年當二十有二故本傳云誼年二十餘最為少也絳侯周勃實毀之出謫長沙度湘水作弔屈原文所云聞元尊顯兮謫諛得志是也及絳侯為人所告逮繫長安獄治賈生乃上書曰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今而有過束縛係縲輸之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非所以令眾庶見也一若忘其毀已者以此見賈生不以私憾廢公義不獨才任公卿其德量亦不可及然既不至公卿而且不壽何哉

方正學先生死事

明人陳建著學濱逸史論方正學先生死事曰正學之忠至矣獨惜其不死於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為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余按周之從容就義誠善矣然考先生本傳六月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此據成祖日錄必不誤也意成祖既納姚廣孝之言城下不殺先生必預戒將士入城先就其家執之故即於是日下獄

祖紀云谷子惠李景隆等開門納土都城遂陷是日下令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蓋五十餘人皆平日謀燕用事之臣平日所切齒者先生是日即已被執烏得從容死於其家乎且是修以衡府紀善留京預翰林纂修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京城失守留書朋友人付以後事人應天府學自經由不在用事者榜索之列故甚暇也豈與方同其情事哉明人好議論而疏於考實所言非也世傳先生十族之禍以激烈而成亦非當時族誅者衆矣先生至於十族死者八百餘人蓋先生名重天下門人戚友皆習其學成祖深忌之藉是盡殺以滅其口耳此所以族之至於十也先生陰叢錄

卷之一

二

生死事莫詳於鄭曉吾學編明史本傳全取之當時不草詔所以折成祖者辭極嚴正而非激烈足以覘先生所養俗傳皆過爲之辭耳

曾子固

曾子固以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充英宗實錄檢討官皆清高內職也而罷出知福州召判太常寺既還內復改知明州徙臺州又徙滄州屢改外官且自近益遠不樂爲之乃因移滄州過關上疏盛頌列祖功德欲爲歌頌自擬風人之義得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余謂宋時待臣下最寬厚有禮故得自陳近侍文學之職誠子固所長也然以頌述功德爲辭得毋有微嫌乎

昌黎虛佛骨表正直之氣千載稟稟及潮州謝上一表殊不厭人心雖蘇長公有無寧乞憐君父之解究爲前後不稱惜翁古文辭類纂錄此文蓋以文章論耳

喬吉尚平年歲

幼時讀漢書疑喬初爲平陽公主家騎及後貴尚主恐年不相倫頃細考之乃得其實按喬本傳稱元封五年薨而不言其年歲考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始入宮幸上其年大約十五以上青爲其弟當不及十五歲方爲侯家騎從平陽主此侯即平陽侯曹壽也其姊入宮青初給事建章宮爲大長公主所執因欲殺之騎郎公孫敖往京之出上召爲建章監旋爲太中大夫計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三

其年未二十也元朔二年封侯又三年爲大將軍不過三十耳其尚平陽主不知何年以時事推之當在爲大將軍後方貴盛霍去病初貴尚未得竝大將軍之時蓋元狩二三年間也青是時年三十四五矣平陽主爲武帝姊元狩二年帝年三十六主年稍長蓋年三十七八歲平陽侯曹壽以惡疾就國更以青尚之平年長於青約三四歲耳青死在元封五年年約五十未尚主前已有三子封侯未知主有無所出又按史記功臣侯表平陽侯曹時以孝景四年嗣二十三年薨元光五年共侯襄嗣十六年薨元鼎三年侯宗嗣今侯太史公作史記時也班表後之元鼎在元狩後中間並無曹壽嗣侯事意壽尚主時次本

嗣侯而時襄現在及以惡疾就國既免尙主遂并不得嗣侯耳

呂夷簡

宋仁宗景祐二年參知政事宋綬編修中書總例成四百一十九冊上之降詔褒諭呂夷簡嘗奏使綬爲之也夷簡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宰相矣近世畢秋帆編續通鑑載之余按此卽東坡制策中所謂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者也遵循成例者曹司之職耳宰相者上輔君德下安黎庶進賢任人黜退不肖乃徒執一例爲之烏足賢乎况其憑權怙寵排擠正人嫉妬賢能哉從古小人排擠善類無不以故事成例爲言庸主不能別擇是非亦以爲成例果足依據也可勝歎哉是時遼以蕭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其所薦拔皆忠直之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遼自蕭哈綽爲樞密以吏才進其後轉相倣效多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臣子之道固若是乎北朝宰相之言如此夷簡能無愧死方且助廢郭后擠李迪逐范仲淹孔道輔余靖貶尹洙歐陽修以忠直爲朋黨而傾陷之也仁宗卒莫之悟何哉蓋夷簡本有過人之才又李宸妃死以夷簡之言厚殮帝深德夷簡終身不衰也

歷代開基聖主

歷代聖主開基統一區夏其降生也皆在前代極盛之後不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四

寸陰叢錄

卷之

五

及其危亂也三代以前無論矣漢高祖之生也在秦始皇元年六國猶在二十五年而後統一又十五年而後秦亡唐太宗之生也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又四年煬帝立又十五年而後隋亡宋太祖之生也在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更歷晉漢周二代九至三十四年而後代周明太祖之生也在元明宗天歷元年戊辰更歷文宗順帝二代四十年而後爲明我太祖高皇帝之生也在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更歷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莊烈五代七十七年

世祖章皇帝誕降又八年而後爲

大清統一之順治元年元太祖之生在金世宗宋孝宗南北極

盛之時稱帝於宋寧宗之開禧二年丙寅更二十二年夏亡更八年金亡更四十七年而宋始亡以是知天心不肯遽亡人國也人主祇承天命可不深知所敬畏乎哉

三游

荀悅論三游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日游俠二日游說三日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傷四民之業者謂之養民養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

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上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六

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恩華文去浮辭禁僞辭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苟悅此言司馬溫公取之載入通鑑余謂不但人君凡爲士大夫皆當誦之

王介甫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曰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

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關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常於此出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余按介甫此言制祿之薄不足以養廉恥可謂善矣及異日得志更行新法乃力爲剗克取盈於上而不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七

顧天下之怨咨何耶宋初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正賜錢外皆有公使錢以佐其廚饌不使擾民又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有撫養備邊諸庫以助公使蓋前代優給大小諸臣祿入之厚未有如宋者不如介甫所云也豈介甫未執政時於本朝制度尙多未諳而以己意言之耶特其文甚美不可不使人主知耳異時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東坡作詩譏之云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空齋臥空輒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裝踏筵舞雖甚其辭而新法之刻剝臣下與此書大相反矣不獨爲詞臣時盛取言官隨宰相入見及身爲執政乃拒之也

泰階六符

東方朔諫武帝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應劭注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濶也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余按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八

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辰蘇林謂三能者三台蓋卽東方朔所言之泰階也天官書又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三階不同亦自六星太史公世掌此事而博學淹通當以爲據泰階六符雖依託黃帝恐未可信軒轅時何有卿大夫元士之名耶六國秦漢之間百家言多矣無不託名古聖以自重其書者漢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卽此書而不云黃帝經應邵所云不知誰所加也李奇注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墨子非命

墨子有非命篇班固推其本意曰墨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

曰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之善惡余按墨子之言原非無理但見止一隅耳夫命理精微天道玄遠本非一端可盡如人之天壽貧富貴賤各有其數若於其始生卽有造物者命之而無關於人事則人將不必修德積善矣國家開創若於其造邦卽定其祚之修短則治亂皆不以人爲而亂臣賊子皆受命而生矣又何必講求治道勤理民事乎然而天實爲之不可誣也蓋天地萬物無非一氣運行而萬物各受天地之氣運以自爲其生於是有強弱厚薄靈蠢秉質之不齊壽夭貧富貴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九

賤隨遇而異數天無容心於其間也如父母之生子豈不欲其有壽無天有富無貧有貴無賤有強無弱有厚無薄有靈無蠢哉然而不能天之於人亦若是而已不有天安見壽不有貧安見富不有賤安見貴不有弱薄與蠢安見強厚與靈夫氣運流行天亦不能有春秋而無冬夏日月不能有盈滿而無虧蝕山川不能有流峙而無崩竭也況於人乎惟其有之故氣也運也所以爲天也至於人之賢不肖與善惡國之治亂興衰則人事爲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爲三才也五常三德人之性也實天予之若曰爾無以氣運之窮失其所以爲人也家雖貧賤子不可以不孝父不可以不慈國運雖衰君不可以不仁臣不可以

不忠五常之德不失而後三綱立天心順矣氣運雖衰可以稍補辟人之病感乎六氣而藥石治之得埋可以去其病而健其身雖氣盡終亦必死而無困苦疾病之患則藥石之攻烏可已乎人能如此斯可無憾於心無惡於人故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梓棺死者非正命也彼墨子者惡足以知之

漢藝文志分列諸家不可曉

班固藝文志蓋本之劉歆去輟略而為六略其序論九流所長及蔽善矣惟所列諸篇亦有不可曉者如周史六弢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入儒家筌子入道家尸子為商君之師尉繚子為商君學不入法家公孫尼不入儒家于長天下忠臣入陰陽家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十

皆本七略而無出入未得其說其詩賦略列屈原以下二十家及劉向王褒為第一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及張豐朱宇為第二孫卿以下二十五家及華龍路恭為第三客主以下雜賦十二家為第四不知分第之意云何豈以工拙次之耶揚雄入第二豈更不若劉廙蔡甲乎雄雖後自悔之而不失為工也兵書五十三家有孟子一篇不著其名以列陰陽假鬼神為助蓋非鄒孟子矣

太史公中書令

漢書司馬遷傳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

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余按漢百官表不惟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語並無太史令之職後漢百官志亦無太史紀時事語豈遷為太史令得罪後遂闕其官耶抑或遷憤失職就腐刑辱其先而不列入表班固作志遂亦因之耶遷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則是官固兼天官及紀載二職亦甚重矣百官公卿表不列之何耶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又云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本傳云遷後為中書令尊寵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七

任職按百官表少府下云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丞巷內官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書謁者等七官皆有令丞遷為中書令是內官之尊者前漢時中常侍諸官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不盡奄人遷又已就腐刑故為之後漢宦者列傳云孝武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後宦官乃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矣若然則漢時中書令不過請奏機事之內官而後世遂為宰相非其義矣

尚書

尚書一官古主奏事之職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尚書尚者奉也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尚書蓋主奉其事

因少有爲內供奉其職甚親故以中書謁者宦者僕射中黃門諸中官皆屬焉如今之內務府是矣尚書本少府之屬不屬中書石顯傳云顯與宏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則別於少府之尚書矣下文蕭望之領尚書事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蓋自宣帝時卽任中書官以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疲疾不親政事恭死顯代爲令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口決是時少府之尚書權甚輕表言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爲中謁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未嘗所屬按前書賈捐之傳云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更通蕭望之所言所領則前漢時本別有尚書主京兆郡國不止少府所屬而表無之後漢百官志云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舉及奏下尚書文書衆事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右本注所言較前表爲備表言成帝置尚書員五人豈並尚書僕射計之耶蓋蕭望之言成帝

行之而本注云復故又云承秦所置則前漢武帝以先卽有之前表未詳范志所以言其職分未悉也

古時縣令尊貴

古時郡守縣令皆尊貴二千石無論矣前漢百官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石佐史之秩是爲少吏縣大率方百里後漢百官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明帝紀云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

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向未解郎官出宰之事今讀百官志乃悉其說志云尚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注引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客曹郎王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爲縣令秩滿自古詳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謁公卿陵廟乃發蓋當時之重縣令如此宜漢時吏治之善也唐世猶沿此制昌黎本傳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是也後世以縣令爲卑官而微賤示之自非有志自好者爲之吏治尙可問乎明代有行取之例

本朝時有 特旨保舉爲縣令者可毋自棄矣

古尚書郎尊貴

今制六部郎中員外保舉始得轉補御史是御史重于部郎也古時不爾蔡質漢官儀曰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避車執板往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丞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其儀如此按尚書丞郎秩皆四百石而御史中丞秩千石與尚書令同秩爲御史臺率何以敬禮尚書丞郎如此或侍御史遇尚書丞郎之儀耶然侍御史秩六百石亦與尚書同秩也古以尚書喉舌之官其重若此蓋古今官制相去遠矣此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五

以職司而尊之故不論秩耳

後漢時郎官甚多光祿勳屬五官中郎將下有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左右中郎將下有左右署郎中郎侍郎虎賁中郎將下有虎賁中郎侍郎羽林中郎將下有羽林郎又號嚴郎皆更直宿衛之職也光祿大夫下有議郎則掌顧問應對無常事謁者僕射下有灌謁者郎中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以上諸郎官皆不治民事惟尚書六曹侍郎主郡國公卿事故尚書侍郎皆從三署詣臺侍九年三轉乃得之其公遷爲縣令三臺祖儼以榮之意館陶公主所求郎尚書郎也故明帝難之若他署郎甚衆不難其選矣鄧宏傳云建初中爲尚書令舊制尚書

郎眼滿補縣長令史承尉宏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于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帝從其議然則此制中有改易及宏奏復之傳反以改制爲舊制誤也

漢官儀又云尚書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練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臥旃褥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絮被服執香爐燒燵從入臺中給使讓衣服也右見藥崧傳注崧附鍾離意傳後

古人敬慎卜筮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五

古人行事一準乎義考諸禮且謀諸人矣一毫之疑未定所是必斷以筮龜蓋質諸鬼神也是爲人謀鬼謀敬慎如此世人私欲既多惟事求福鬼神不以其正鬼神其肯告之乎

小學

古人有小學以對大學言之也有少儀以對儀禮言之少者小也若曰此其學之小者此其儀之小者耳非童子有事之義也然而童子實從事焉爲其淺易也數與方名書契是小學之目也古者必有其書閭里之師口授而誦習之其書已亡矣後世乃有說文之學音韻之學訓詁之學皆後人爲之非孔氏之爲也孔子所用皆古文初不知有李斯程邈何知許慎哉孫炎周舍之倫更不足言矣惟訓詁之說始自爾雅然孔子未嘗言也

也或以爲周公所作其中多周公時未有之言則或七十子之所爲歟先儒謂周公作經言以下或孔子子夏所增足或叔孫通梁文所補益張揖論之世皆遵用云爾陸德明以先儒多億必之說善哉其言然孔子古文既亡惟說文可正文字之體捨韻書難定音讀之訛非訓詁莫通經文之義則二者實六經之階梯門戶也昔人講之已詳窮年殫精者衆矣擇其善而從之可也守階梯門戶而堂奧仍莫之見焉或反疑堂奧之烏有則此階梯門戶亦安所用之哉今之爲小學者皆不見堂奧反疑爲烏有者也陸子謂玩物喪志誠俗學之鍼砭也哉

孔子非周公反政

寸陰叢錄

卷之一

未

三國志注魏將篡漢太史丞許芝等上言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得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按尸子卽尸佼也以孔子非周公反政爲不聖許芝等賊臣助逆敢于誣毀先聖如此綱目之作烏能已乎守文之君觀此益不可不祇畏天命矣

鄭康成以病道卒

范書鄭康成本傳袁紹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廢疾

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通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病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傳文如此是其病卒于元城甚明矣及考三國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曰紹延設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雖乎以有爲矣又引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圍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余按此裴松之之言也據曹操董卓歌辭以康成無病而卒與范書本傳大異余意曹操與袁紹相持操勢非紹比而禮賢下士紹志得意滿驕慢賓客雖知康成名德爲時所重然微之而不能禮且用兵官渡非用經儒之時乃使其子強逼康成隨軍豈禮賢之道乎康成遂以其時病卒故操聞而作歌以甚紹之惡使失人心董卓以比袁紹也乃謂康成行酒而伏地氣絕豈其然乎阿瞞詭詐之言固未足信裴乃引之以爲康成無病而卒非也故當以范書本傳爲實既至元城不進何緣爲人行酒乎不惟誣袁紹并污康成蓋恨其就紹而不附已耳康成家北海之高密地屬青州刺史初爲北海太守孔融所禮及後紹以其子譚爲青州攻逐孔融就其家強逼之行袁曹皆非漢室良臣康成豈肯有所附耶余故表出而辨之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七

肯有所附耶余故表出而辨之

蟾精吐電

蓬人言近三十年間有二獵人山行雷雨避大樹下山坳中有深潭見水中若有物動諦之水底平出一棹一椅如公座狀一小兒雙髻出水底升座以筆東指則黑氣一道自筆端出東升至空而雷大作巨者如盤更西指亦然獵人燃銃擊之雷雨交加小兒公座皆不見明日往視則水面浮一三足蟾大如車輪死矣乃知小兒卽蟾之精也蟾能爲雷不足異乃不畏雷而畏火銃何耶蓋雷與龍皆蟄蟲陰類之極蟾亦陰精久潛潭底與其同類故不畏之而畏人間火器也獨公座與筆未知其理俟博物者論之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大

第五倫

第五倫爲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貴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余按漢時太守掾史皆士人爲之所云財貨自達者行賕於太守以自達也家貲千萬復何所求求選舉入京師爲大官耳財貨自達者何知職事曹任非人地方何由治乎爲太守貪受其賕未必止蜀郡而蜀郡尤甚以肥饒故也自古貪國蜀與廣州同稱有以哉

馬融

馬融本傳言其愆於鄧氏不敢復還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

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爲正直所羞余按梁冀傳言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冀弟不疑冀諷州部以它事陷之髡髻徒朔方融自刺不殊卽本傳所謂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免徙者也融自謂依附梁氏可安富貴矣豈知權勢之不足依還爲身禍哉謹慎持躬且不能免况奢樂恣性乎揚雄仕莽徒作美新之文而無補于見收投閑名實俱喪士君子立身可以知所從違矣

反支

范書王符潛夫論曰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注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尤

日反支午未朔二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未詳其義

楊震烏異

范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有冠雀銜三鰓魚飛集講堂前注冠雀卽鸛雀也及爲太尉爲宦官所惡死順帝時改葬於華陰潼亭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靈前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葬畢飛去注引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余按續齊諧記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墮於樹

爲蟻蟻所困實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致孫寶咸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至三事當如此環矣合此數事觀之鳥之見異於楊氏者前後三事銜鯢之冠雀與臨葬之大鳥豈卽報環之黃雀乎震死年七十餘又歲餘改葬蓋順帝元年丙寅也冠雀銜鯢時震年幾五十在明帝十六七年甲戌乙亥間寶以居攝二年與兩黃鸞俱徵居攝一年丁卯距明帝十六年甲戌六十七年震時未生寶不知若干歲大約不下三四十歲自寶九歲放雀時計蓋百有餘年矣此雀靈異歲深更大且同在華陰理或然也

寸陰叢錄

卷之一

手

吉凶禍福本於歷數

張衡應問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臆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信哉衡斯言也天下萬事吉凶禍福之理無不由於歷數而歷數本於三辰之動天不可見也觀三辰之動以爲天步皆行乎自然之運而天無容心故曰天道無心而成化化則變變而不失其所此所以爲天步也人見其變而不見其所惟上知者知之蓋天運化變天亦有所不能自己尙賴人爲補之此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爲三才也才者功能之謂也世雖極亂聖人常以定理持之數有窮變而定理不窮不變故

人事言之若理不勝數以天道言之實數不勝理學者可以無惑矣

張平子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其於人事之吉凶禍福知之審矣猶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而作思元賦其言曰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會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崙共夙昔而不貳兮固始終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應其立志自守如此非精於數術者能之乎圖讖之書天子尊之而上書首言其僞宦官之寵天下畏之而勸帝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忠義昭然可謂克踐其言矣京房郭璞皆精術數而忠正立身卒以難死先自知之不爲苟避劉青田能免太祖之殺戮而不能避胡惟庸之毒數在何可逃耶知不可逃則莫如守正以俟之矣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主

許冲上說文事未可信

說文繫傳載許慎後敘之末有許冲上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云云余按後漢儒林許慎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南太守家無爲太尉南閣祭酒事豈自郡功曹再遷中事耶然百官志云太尉公一人長史一人千石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百石又曰黃閣主簿錄省衆事閣下令史主閣下威儀事而無閣祭酒之名且祭酒非官也史記荀卿傳齊修列大夫之數